

书海一瓢

在生活中开掘闪光的诗歌

坦率地讲，目前中国诗歌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，主要是文化环境相对以往要宽松许多，创作自由度较大，艺术上大家能够彼此尊重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。应该说，这是中国诗歌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。但是，我们应当看到，关注诗歌的人并不是很多，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为什么诗歌的关注度不高？曾经有过读者调查，主要有三类意见：一类是说看不懂——很多当代诗人对此不屑一顾，我倒觉得值得认真思考，人们对古典诗歌都看得懂，为何对用当代白话文写出的诗歌反而看不懂；还有一类是觉得太平板浅显，缺乏深度，变化与味道，这似乎归结为功夫不够；第三类则是觉得缺乏亲切感，难以亲近。这一看法其实击中要害，新诗确实有某种过于强调抽象、不食人间烟火、远离读者与常识的宿疾和虚情假意、假模假式的恶习。

里尔克在《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》中说：“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很贫乏，不要抱怨它；还是抱怨你自己吧，怨你还不够做一个诗人来挖掘生活的宝藏；因为对于创作者没有贫乏，也没有贫瘠的地方。”感谢里尔克的良言。是的。在生活面前，只有谦卑地扑下身子，用心灵开掘坚硬的生活外壳，才会发现闪光的诗歌。

海南诗人乐冰就是这样一位关注现实生活、体恤民生疾苦，对生活充满感恩的人。比如，他的《赎罪》读后让人为之一震：“暮色中，我看见那个拾荒人/把一袋矿泉水瓶子拉回了家/夜里，他悄悄地死了/人们把他运到火葬场/就像运到垃圾处理厂/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食指裹着白色胶布/在低矮的工棚里呼呼地喝着稀饭/这些记忆/像他生前捡到的垃圾/用不了多久就会腐烂/仿佛不曾来到这个世上……”从诗里我们读出诗人的善良、忧伤和无奈。这是普通生活的经验、普通生活的细节，被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。语言的驱壳里盛装着诗人疼痛的心灵和悲悯的情怀。这样的诗歌怎能不打动人心？理所当然应当受到读者喜爱。

乐冰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的闯海人，我们在海南相识。他内敛、谦和、善良，谈谈他的诗歌，我没有必要避嫌，也没有必要找借口推辞。用商震的话来说，“乐冰这个人靠谱。”多年前，为了生存，乐冰人在商海，心在文学，但他最终还是上了岸。他现在是机关里做事，每天按时上班，按时下班，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健身

房。因此，他还获得过2010年海南省健康先生季军。乐冰不抽烟、不酗酒、不打麻将，也没听说有啥绯闻，用“好市民”来形容他是恰当不过的。总而言之，生活中的乐冰也没有把自己当做诗人，他像普普通通的市民一样生活。然而，在阅读乐冰的诗歌后，你会发现他确实确实是一位诗人，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。因为他不仅在中学时代就在《文学少年》《中学生文学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语文报》等报刊发表作品了，而且多年来一直甘于寂寞，潜心读书与创作，加上他的天赋和悟性，近年来又确实写出了不少让人刮目相看的作品。

也许是不忘当年闯海创业时的辛苦，乐冰的诗歌大多保持着自然朴实的可贵情怀，如《漫步在天安门广场》：“漫步在天安门广场/我想起乡下满头飘雪的母亲/我的母亲从没来过北京/可她教我唱的第一首歌/就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//啊，四十年前漫天的大雪/掩住了村庄和群山/却掩不住母亲满含的泪水//母亲啊，当你的儿子/漫步在天安门广场/因为那个冬天而倍感温暖……”读着读着，我的眼眶情不自禁地湿润了。它让我们看到诗歌可以写得这样朴素，这样有力、这样感人。我相信，这样的诗歌不用担心没有读者。

《南海，我的祖宗海》堪称是乐冰的代表作。这首诗2012年4月在网上发表后，立刻引起广泛关注，不到一个月就有数万人次点击，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凤凰网等网站纷纷转载。之所以能让众人喜爱，是因为这首诗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，反映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沉大爱，情真意切、风骨凛凛。诗中你可以感受到乐冰炽热的心像太阳喷薄而出，你可以想象得出这首诗热忱、热切乃至热血的程度，诗人给读者强烈的感受便是爱国情怀，以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高度。

出于良知，乐冰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底层生存现状，体现了他强烈的悲悯意识。面对奇高的房价，他在《当浪漫主义走进房地产业》中写到：“一块空地/不叫空地/叫国际广场/一口水塘/不叫水塘/叫圣水湖畔/一栋大楼/不叫大楼/叫帝国大厦/靠近草地/叫名人高尔夫小区/靠近大海/叫临海贵族小区/栽几棵树/就是都市森林/种几块草就是绿色家园/造几个假山/就是避暑山庄/当房地产广告/让浪漫主义打包上山/除了房价/听上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”。诗

文学院

□李少君

里没有无病呻吟，没有虚空的迷魂阵，有的只是时代之痛。这是因为乐冰始终在关注着社会弱势群体，力图用内心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字去温暖世界。

乐冰没有仅仅停留在底层生活场景的展示上。他深知作为诗歌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表层的吁求，它首先还应该是诗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：“诗歌应该是对生活、生命的观照和心灵展现。”“要把生活中原生态的东西加以提炼，诗意化的处理，使平凡的意象能够散发出资诗的光芒”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乐冰的诗歌敦厚从容了许多，也大气深沉了许多。恰如他所说的：“关注生活、关注生命、关注自然，写读者看得懂的诗，才是诚实的写作。诚实写作，才能得到读者的尊重。”这样一来，乐冰的诗歌开始有所变化，语言朴实了，题材更广了，写得也更细腻、更深沉了。日常生活的一切皆可入诗，并且一切都倾注情感，恰如王国维所说：“一切景语皆情语。”这里的“景”，可以理解为具体的生活场景，也可以理解为发生的某件事、邂逅的某个人，乃至看到的某个现象、景物，还可以是我们现在时髦的说法，是“现场”。总之，乐冰的诗歌气象一下子大了起来。

乐冰对生活有很多的个人发现，有些超乎意料，有些则是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找到诗眼，其实这样的写作方式更为高妙，乐冰已经掌握了。比如《从一片茶叶做起》：“我每天喝茶/从没想过这一片片/清香的茶叶/是哪位巧手的姑娘采下//我每天吃饭/从没想过这一粒粒/香喷喷的米饭/是哪位农人的心血养大//不能再麻木/不能再熟视无睹了/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/看似平常的事物//从明天起/我要学会感恩/从平凡做起/从一片茶叶做起”。这样的诗有亲和力，清新、自然、温暖，也不乏诗意。它再一次印证了好诗与情感有关、与心灵有关，更与生活有关。因为，情发乎心，而心先是有感于物象这样一个常理。

乐冰曾经在商海里泡过，他的可贵，还在于知世故，但不用世故，更不玩世不恭，始终有发自内心的承担、自省和忏悔气息，比如他在《假如时光倒流》一诗中写到：“在父亲的葬礼上/母亲哭得比谁都伤心/这让我感到，她的心已随父亲而去/人间的冷暖和炎凉/在这个七十八岁老人的眼里/全都失去了荣耀//假如时光倒流/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后悔/但我知道，小时候他们吵架时/母亲总是说：‘儿

子，等你结了婚，/我就和你爸离婚。’//光阴似铁，所有的怨恨/磨成了世上最细小的声音/它和生命、爱情、死亡/在夜空永恒的交流”。乐冰总是能抓住瞬间的感觉、感受，无论是宏大的还是琐碎的，因为那是诗意和诗性的闪光点。

乐冰宣称：“写诗不是孤芳自赏，诗归根结底还是要面对读者，起到它应有的作用。”他提倡写通俗易懂的口语诗，他说：“口语诗也要有意境，就是要有诗味，不能像白开水。白开水加了茶叶，就不是白开水了，就成了茶，就有了味道，就值得品味，这个味道就好比诗意。”乐冰所说的口语诗，以他的《和土地交朋友》为例，“谁都可能骗你/只有土地最诚实/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/土地的承诺从未改变//谁都可能离开你/只有土地跟你形影不离/即便是死了/它也会紧紧地抱着你//土地多么诚实厚道啊/交朋友，要交土地这样的人”。这样的诗读起来通俗易懂，是不需要解释的，任何高明的解释都很难达到精微的语言之外的韵味和意蕴。但读后让人一愣，不乏深意，乐冰的诗自有发扬光大的理由。

早期的生活经历与经验，以及他一贯的对亲情乡亲友情的看重，成为乐冰诗歌创作的又一大资源。在他的诗中，这种情愫经过时间的发酵变得越加醇厚，没有丝毫的矫情和伪饰，就像身体上的胎记一样自然而真实。他说：“把一首诗写出来，就是把一颗心捧出来。”乐冰关于亲情友情乡亲的抒写，让人体会到这是发自灵魂的声音。正是这种声音，才使读者对他的诗歌产生了认同感。

在乐冰的诗里，布满了这样的词汇：小草、竹林、蚂蚁、萤火虫、小鸟、菩萨、绵羊、土豆、土地、苹果、白水、镜子、火苗、月亮、目光、乡亲、慈爱、羞愧等等。这些语汇从乐冰的胸膛里倾泻出来，进入我的视野，触动了我的神经，它还原出真实的生活场景，获得了一种长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。我相信，一个眼里保存着“蚂蚁、萤火虫、小鸟、菩萨、绵羊”的人，一定是善良的人、令人尊敬的人；一个心中装满“镜子、火苗、月亮、慈爱、羞愧”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内省的人、值得钦佩的人。这样的人写出来的诗歌，自然就包含自身血肉的个体经验的嵌入与融贯，使他的诗歌显示出了一种人间气息。

乐冰写出了自己，写出了气候！

□田 静

经常有人质疑，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各种新闻铺天盖地，报告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

诚然，通过电脑、电视、手机，各种信息满天飞，人们毫不缺乏获得信息的渠道。可一个让我们无法忽略的关键问题是：恰恰由于信息飞速发展，新闻始终处于被追赶的状态，它没有时间、也没有办法停下来，以至于人们无法沉下来思考、分析、沉淀，同时，镜头无法深入废墟之下，更无法深入人心。蕴含强烈思想性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，却往往具有独特的魔力，可以走入人们的内心世界，这就是报告文学的力量所在！

报告文学的特性决定了它是戴着镣铐跳舞的，如果说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，现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立足点，那么文学性则是报告文学的翅膀。只有为你的“思想”插上一双强有力的翅膀，它才会飞得更久、更远。

报告文学作家思想的高度往往决定了作品的高度，优秀的报告文学表达的是一种独特的思想。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是人们生活的探路者，又如同站在尖峰上瞭望的思想者，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发现、思考，进而影响人们的内心感受，甚至于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。

报告文学始终是有力量的文学！

□邢小俊

识控制。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，女人婆娑、摇曳着送酒来了。真美！”“王羲之与我/对坐兰亭上/清风以佛祖的宽慰/在骨骼里行走/龙蛇/溪上的荷/对自己的影子享有/独到的审美/每一块石头都面若冠玉/青草坚守着自己的纯粹/深山/以其之深/足以闲掷/来时的荒芜和/去时的空茫/天地之间静候/一场止于至善的雪/沟壑黑白分明/茂林修竹也难掩其/体态风流/言语珠玑/相公，相公/为要我给你送酒来了”。《白月亮》

他还用西方超现实的笔法写了一首诗歌，里边出现类似“一把纯物质的枪，处于自我敌视的状态，横躺在灵魂身边”这样的表达，思索、挣扎，给人一种诡异的新意。“你赶在眼泪前面/拔掉暮色刺痛的桩子/提前赶来的还有/张开弧度的宿命/我路过倾斜的墓碑/它找不到自己嘶哑的祖籍//我浑沌的表情/寻找替身/跑马圈地/画地为牢/我灿烂的思想紧据/三生万物//你的双手如同一场/浑圆的悲剧/我们拿出的纯粹只有毁灭/一把纯物质的枪/处于自我敌视的状态/横躺在灵魂身边”。《秋风或者乳房》

在他的《老鼠和它有关的事物》一诗中，他通篇只有一个字“吱”，长长短短地摆成一个老鼠的形状。他说：“这首诗在描写一种试探、提防、犹豫、得手，最后到放肆、到疯狂、到毁灭的状态。你看，刚开始老鼠出来了，吱的叫了一声，是在试探，然后稍微大胆一点，吱吱吱，见没

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

桃李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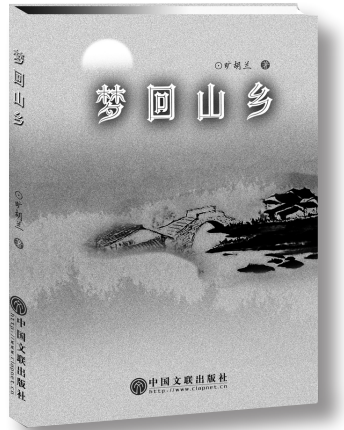
李成恩

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，其诗集《酥油灯》近日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《酥油灯》系中国作家协会2012年度重点扶持作品与2013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。诗集收入了长诗《酥油灯》《玉树笔记》以及100多首短诗，是李成恩的一部转型之作。李成恩说《酥油灯》是她坚持了10多年“地域写作”后的一次新的尝试，她试图实现一次诗歌语言与题材的突破，从烟波浩渺的南方水域向野花铺满草原的北方大地延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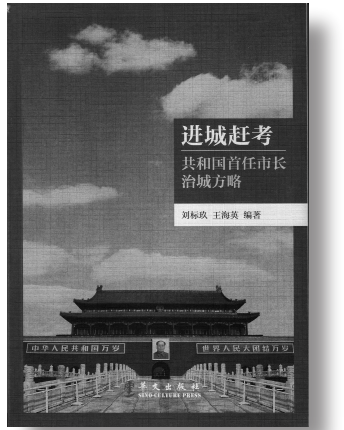
旷胡兰

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。其散文集《梦回山乡》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以朴实的语言、细腻的笔触、真挚的情感，再现了一个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于中国农村的平凡女子的成长历程，表达出深沉的亲情乡情和感恩之心，以及对工作对事业的热爱与执著，读来倍感温暖。旷胡兰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一个小山村。曾在山区学校任教多年，现供职于江西吉安公安交警系统。已在多家报刊发表散文、随笔、时评等50余万字。



刘标玖

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，其与王海英合著的报告文学集《进城赶考——共和国首任市长治城方略》近日由华文出版社出版。本书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共产党高级将领们，从戎马生涯的将军转变为治理城市的领导者的生命历程。他们克服了没有管理经验的困难，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建设城市，保障了人民生活。该书介绍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广州、南京、福州、南宁、乌鲁木齐、厦门10个城市的市长，讲述了他们如何克服重重困难，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。



在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结业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鲁院丛书《恰同学芳华》近日由敦煌出版社出版。这套丛书共41部作品，除收入31部由“鲁二”学员创作的小说与散文作品集之外，还涵盖了其他班级的10部作品。“鲁二”是一届由主编与编辑组成的专题班，大多男女学员都是从事主编和编辑工作的。白描在该书的序中写道：“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，学员们都比较成熟，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。在他们班结业10周年之际，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。”



我思我写

你想让人们看到什么

报告文学究竟是什么？究竟什么才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？

至今仍争论不休。

有人说，它被边缘化了，不能与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相提并论，为什么不小说文学，也不说诗歌文学，偏偏报告后面要加上“文学”两个字呢？也有些人意识中的报告文学蒙上了一层“歌功颂德”的色彩，不可否认的是，一些作者单纯依靠罗列好人好事或重大成就造成了创作低值，曲解了报告文学体裁的真正内涵。

幸好，我们还有一批为报告文学呐喊的优秀作家，他们用自己的作品为报

告文学证明。幸好，我们还有一批热爱报告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，“鲁二十四”有61名学员，是鲁院有史以来班容量最大的一个班。有幸成为“鲁二十四”的一员，作为年轻的作家，我常常思索一个问题：报告文学作家到底想让人们看到什么？

我想，好的报告文学应该是“今天的历史”，看似是一种对社会真实事件的文学表达，实则是一种思想的表达。思想性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踏实修炼的内功，理性精神是报告文学的灵魂。报告文学作品的深刻性不是看表面，而是要看是否有批判性，是否有深邃的思想性，是否对社会问题有强大的穿透力。

时就乱了，在家待了一年多。但是当时野心还是很大，曾经去附近的高中旁听过，写了10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。当然现在看，内容都很幼稚，不值一提。”娄荣山说：“但是，我就是不死心，我觉得我有许多独特的感受和体验，不表达出来很可惜，所以说，我心里其实一直有个魔鬼。”娄荣山说到文学时用了魔鬼这个词。

鲁迅是他一直敬仰的并且认为思想在当时最清醒的人。他看着远方说：“我奔着鲁迅文学院来，哪怕做保安呢。”他2011年来北京做保安，终于费尽周折当了鲁迅文学院的保安，在干好工作之余，他用真诚和对知识的渴望打动了学院的领导、高研班的班主任，得到旁听的资格。平时没有课时，他就自己看书。他看的书很多，比如《道德经》《黄帝内经》《哲学史》《西方文艺流派》等等。

目前，因为工作的特性，他只有碎片的时间。稍有闲暇，他就会掏出手机记录自己的灵感和思索。目前他已经积攒了30多首诗，在一些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七八首诗。

他展示他的诗歌《白月亮》给我看，激动地描述、铺陈着一种情景：“文字追求是一种唯美。你看，我没有直接写月亮，但是你能感觉到月光，因为溪上的荷花有影子，月亮照出的淡淡的影影绰绰的影子……”最后一句，描述的是我的梦境，我这时不考虑布局，只受潜意

娄荣山有两个身份。

两年来，他会计算好时间，在导师课老师介绍授课教授的空档，悄悄溜进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课堂，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，打开本子，认真地听讲、笔记。交流互动时，他常常有发言的冲动，但是马上会遏止这种念头。此时，他会想起学院老师善意的告诫：衣服要穿平时的衣服，尽量不要参与讨论和提问，要低调到没有人注意到你。

更多的时间，他会换上印有“中国保安”的蓝色制服，坐在八里庄南里老鲁院的门房里，盯着挂在墙上的监控，一丝不苟。

娄荣山是河南漯河人，来鲁迅文学院做保安接近两年，中途回老家一趟盖房子，犹豫了半年时间，最终还是说服家人回到自己的文学圣地。他羞涩地说他这个年龄还干保安已经明显不合适了。他的年龄是个谜，多次探问他，他都笑而不答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儿子已经结婚，女儿在上高中。提起女儿他很得意：这女子遗传了我的文学基因，写东西真好。

他所谓的文学的天赋是：小学四年级时曾获得全县某次作文比赛的第一，引起了学校的关注、家长的关注，村里人的艳羡。娄荣山点燃了一根烟，重重地说：“是他们捧杀了我。”他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“自我膨胀”，大量阅读课外书，严重偏科，导致没有考上高中。

“事情对我打击很大，我脑子当